

光緒浦江縣志稿

光緒浦江縣志卷八

志人物第三

名臣

仕宦而至將相可謂榮矣而爲名世爲社稷臣惟其人不惟其官之大小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士君子遭遇昌期翊贊泰階之治宣暢霖雨之功復乎尙已至有懷材抱德逢衰運事中主位非要津功不能以大有爲而丰采凜然至今可想見其立朝之梗概者鹽梅之望亦必歸之志名臣

楊喬

梅執禮

王萬

吳直方

光緒浦江縣志稿

卷之八

名臣

一

鄭深

宋濂

張元諭

張應槐



漢

楊喬字聖達本河東人高祖茂從光武爲威寇將軍封
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三世以罪國除因家
焉父扶字聖儀爲交趾刺史有能名喬爲漢尚書丰
儀偉麗帝喜其才貌召尚公主固辭不聽因不食七
日而卒喬當桓帝時前後數上書直言政事其薦孟
嘗表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
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
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正去珠
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

光緒浦江縣志稿

卷之八

名臣

二

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
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
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
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
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槩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
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
資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
忘身進賢孟嘗蓋喬同郡人也竇武薦喬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不究所用而卒弟璇別有傳

宋

梅執禮字和勝家貧幼喪父母胡教以讀書崇甯五年
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詳定一司勅令刪定
官俄遷九域志編修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
文儒不宜處以武事執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閒親
挾弧矢爲諸生率大司成強淵明賢之數爲宰相言
相以未嘗識面爲嫌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
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轉重修政和
勅令刪定官擢軍器監丞以親嫌辭改鴻臚遷比部
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目苑
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追取甚
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
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歷
左右二司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摠以
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用臺諫顧望莫敢言執禮論
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室廬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
奪之外郡卒畱役中都者萬數肆不逞爲奸詔悉令
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駁奏
不行拜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
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
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

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疏求去有不能薦
進人材之語黼曰是欲爲宰相耶曾孟享原廟後至
以顯謨閣待制知斬州又奪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
英殿修撰西洛歲供縣官炭自元豐以來稱林木且
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林木亦盡矣經四十年
久洛都當已復舊即奏免之賦鹽有定數而監者抑
配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
於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皆
繪像祠焉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未上
改吏部尙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

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官廩給皆絲度支乃得下嘗有
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不用璽者旣悟其
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由是
人不敢妄取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闕執禮勸帝
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
泊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邈金繒以數百千萬計曰和
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
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
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詰罪
倘塞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

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顧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縢何有哉顧以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帥聞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俱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二帝初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如此宜剝心上報慎勿以老人爲念

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范瓊輩皆謂無益獨吳革從公議以賑給爲名與宗室子昉密團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瓊泄其謀故陽托根索事殺之執禮通諸經尤深於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諡曰節愍子思恕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忠範承務郎

(李綱與梅和勝書云)某遠去言教涉三年矣前年夏以愚觸罪蒼黃去國平時交游至厚者往往不復通問獨吾和勝送錢於門款曲終日非高義絕人遠甚欲敦薄俗而重僚契曷能及此銘刻於心未易殫叙

光緒浦江縣志稿

卷之八

名臣

六

別後聞公峻陟崇班屢被寵渥喜而不寐念欲具尺牘致賀謝之誠以通殷懃而遠屏海隅不窺念欲具尺牘致賀謝之誠以通殷懃而遠屏海隅不窺
外念素門省咎不京師親加謫書問去冬蒙恩既罪將復
愛故資無九年之謫而有三釜之養方竊欣幸將復
還中道浙東省親毗陵適聞方冠竊發於睦屢敗官
軍賊勢猖獗道梗不通遂謀迂路由江南以歸賊蜂
起借聲勢以劫掠者不可勝計問關險阻自饒信抵
池陽偶得一舟涉長江冒風濤之險幾月而後達金
陵又聞錢塘失守為盜所據其去毗陵不數百里士
大夫家皆遷徙以避寇勢所據其去毗陵不數百里士
邦四顧茫然未知稅駕之所由此觀之其艱危惴惴
憂愁之狀為何如耶用是數月以來髮漸有白者
志氣衰落不復如以往時矣一行年四十於夢寐不
境獨驚噩如此何以往堪之一身不足道也所可念者
上有高年之親下有千指之累捨去田園未知適從
以吾一身一家幸無恙猶可憂懼擾攘如此因思歛
肝腦塗地其酷毒為如何每一念此不覺淚之承睫
和勝鄉里與賊境接不百里當稔聞具詳大業賊作
之初捕盜官司意在掩匿不以實聞措置乖方侵淫
滋蔓遂致於此為今之計莫如擇帥遣兵據要害以
圖進討下寬大之詔使鄰賊州縣之民知上德澤此
則急務竊不自揆以書達宰執諸公論此數事輒以
彥為一書煩和勝達之庶幾無阻滯之患區區愚慮
或能裨補萬一餘書亦錄副本呈以書意互見恐
其欲知本末也千萬勿以示他人為幸交遊中平昔
所畏服者獨吾和勝前年試闈廊廡間語端不虛發
何哉士大夫所養以氣為主平時如虎猶恐其臨事
之如鼠况復佞人睨惟知佞柔以氣作之貴餘何足
觀每讀前史見古人立名節大率以氣事不苟挺挺有
介自喜胸中自公登禁從勃然大稱誦不吝口及見謝章
鯁亮奮厲使人增氣但恨遠方不知在掖垣瑣闥所
論何事以平日常之氣必有可觀然方今居可言之地
者論事當以天下大利害生民大休戚為本至於摺
擊一論二士夫此未足道願公勉之侍從之臣皆以論
思獻納為職而任天下易得之名節和勝勿謂遷南宮
遂可安枕而臥富貴天下易得之名節和勝勿謂遷南宮

勿使天下指爲善保富貴之人乃所望於左右也某
素迂拙加以體遂以來多病早衰不堪世用區區之
志惟望朝廷早殄此賊更冀故人勉輔聖主以福斯
民得與樵夫田叟同被餘潤夫復何言此外千萬良
食自
重

王萬字處一其先出於會稽唐之中世始遷烏傷之鳳
林萬之祖起又自鳳林遷浦陽父約之游江淮間萬
因生長濠州家甚貧而厲志於學凡三舉始中嘉定
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遷浙西提舉司主管文
字未閱月遭父喪端平元年除主管尚書吏部架閣
文字轉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揚州以母老辭改
鎮江萬自少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

要害嘗爲書歷告重臣大官論沿邊事宜謂長淮千
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
當并兩淮惟一制閩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
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濠
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
涉之法當調揚州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
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
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
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
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

規模可立也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并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來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其中行則結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賫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畫此則無地無田不耕而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論守戍則謂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眞揚六合鎮江兵戍揚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

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蕪黃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械以故軍士營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而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其他敷陳皆類此多者或累數千言文多不載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屯田郎官萬因輪對又言於上曰天命

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不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則天命在我矣其言尤爲精白未幾差知台州至郡惟疏食敝衣終日坐公署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丁歲祲萬盡力拯之民無饑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轉尙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刑部尙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昔嘗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

平江府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氣象迫遽人心傾搖衆莫敢言萬又首論之會議相之事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拜太常少卿辭差知甯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俄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謬謬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特贈集英殿修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萬遇事敢言衆知其人豪每咨問之當金初滅鄭清之欲謀乘虛

取河洛萬曰今朝廷勇於復境而怯於備邊莫若移
勇於怯爲自治之規不然非萬所知也已而北兵壓
境三邊震動其言果驗理宗下罪己之詔命中書舍
人吳泳視草萬謂泳曰用計已失矣亦豈可遽示怯
哉今邊民生意如髮宜振厲奮發以興感人心泳如
其言萬初與季衍遇衍勉萬從事朱熹四書之說久
之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是而行
違非言之僞也習未熟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言
行相顧發於設施論諫忠懇剴切無所顧忌初官不
受人薦生平不交權貴書絲毫不妄取或饋藥材甚

豐萬力却之至使人謝過萬不得已受一附子守台
時有故人來謁欲售錦袍贈之入白其母母曰不可
此固汝當得終官物也或以萬之介潔其母教之有
素云初謚議節惠後更忠惠所著書名時習編其易
詩書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及其他奏劄論天下
事者凡十卷子庭字德揚受知賈似道官終大理寺
丞

元

吳直方字行可其先毗陵人一遷於郢再遷於陸三遷
浦陽之新田唐乾甯初有名公養者又遷縣西吳溪

上至直方十五世直方年七歲母亡十歲大父薨又
亡獨與其父寶居豪家利其弱時侵苦之直方雖在
童子中嘗發憤自厲必欲伸己志乃已稍長出游浙
東西習刑法於帥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無他親
朋童御一身在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困苦艱難無不
備歷或勸南歸直方曰生爲寄死爲棄等一死耳何
分冀北與江南乎其志愈壯不少折後用薦者以備
說書事明宗於潛邸會明宗出鎮北藩復罷去尋奉
省檄爲上都路學正欲上又爲代者所先遂主留守
馬扎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二年

脫脫爲御史中丞以直方嘗事先朝奏爲江浙等處
儒學提舉中書改授副提舉未上御史臺又改授廣
東廉訪使承發架閣兼照磨時直方年六十一矣明
年遷宣政院架閣管勾俄陞長史重紀至元六年脫
脫從父伯顏方秉國鈞恃有定策功專權自肆人情
震栗上與脫脫密謀罷其兵柄更新庶務直方實協
贊之上爲其功召至便殿賜以黃金繫帶驪超十餘
階授集賢直學士轉侍講學士尋又陞學士脫脫亦
自是進位右丞相國有大政令多咨直方然後行直
方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賜者甚衆未幾上章乞骸

骨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至正中監察御史劾直方繼進官階奪其諸命除名爲民他御史辯其誣復之直方深沈有謀人莫測其喜愾夷險一致可屬以天下大事縱筆言沸騰不少動爲人謙下待人恆如布衣一飯之恩必思報之人以是稱焉子萊志道萊別有傳

鄭深字仲幾一字浚常父銳以深貴贈樞密院判官追封浦江縣子深幼負氣不羈人多斥其誕獨從父欽奇之使游學京師久之從丞相別兒怯不花出鎮南服杭城災連數萬家深諷不花以汲黯事不候報不

按戶計口賑之不花將辟爲行宣政院宣使未及就仍從不花入京聞太師脫脫喜士走見之脫脫方奏取江淮蘆蕩之利深切言不可脫脫謂其子哈刺章曰鄭先生有道士也汝宜事之遂延家處以師席深教導有方脫脫稱譽不置口至有聞於上者有旨欲令皇太子共學深懇脫脫奏辭上曰朕言已出必使一至卿家而返明日太子至深以孝經進太子因賜錦衣一襲至正八年脫脫奏深爲太傅府長史問以民間所病深曰皇慶初國用不足令民入貨取券使受直於有司踰三十年弗償非惟民困將國家之信

安在耶脫脫卽勒吏使給之鈔以結計者八百五十萬有奇十年遷宣文閣授經郎俄以中書奏兼經筵譯文官深敷繹聖經啓沃深切上每爲之改容宣文在禁中密邇端本堂日侍皇太子研席寵遇殊甚嘗問其家同居事嘆爲嘉瑞書麟鳳二字美之十四年轉鑒書博士兼官如故深侍經帷教子胄者四載歲錫宴者再頒織金文幣者二以爲常時深從弟濤方爲經筵檢討參贊官每進講殿中兄弟連翩而入及退均被上尊馬漣之賜十五年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初有同舍生先入仕籍見深未達頗使酒侮辱及是

改官之文適至深曰彼積勞日久豈可以私憾廢公法哉擇良郡官之從脫脫征高郵見途民東西竄追問之曰軍奪民牛且擊翁嫗傷故逃耳深曰王師除暴禁亂乃令侵民耶蹤跡其人執詣脫脫寘於法尋脫脫以讒去國深感之亦移病弗視事十六年秋御史臺欲用爲御史深以母老辭已而除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浙西時屯重兵挾貓獐軍勢強仆人廬舍以爲薪上下惴惴莫敢誰何深反覆鞠訊知隸平章慶童帳下械送而請治之軍不敢譁尋改江東建康道未及上卒年甫四十八深授經宣文閣中

所從皆勳戚之子學成而仕多蔚爲名臣在朝卿大夫無不知敬愛深而翰林學士揭傒斯學士承旨歐陽元諭德李好文司農少卿危素尤與深爲文墨交而無閒者也

明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溪人祖德政以濂貢贈太常少卿父文昭贈禮部尙書濂幼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已遊柳貫黃潛之門兩人皆亟遜濂自謂弗如年二十五浦江義門鄭氏延之講學喜其風士乃自潛溪遷縣青蘿山下元

光緒浦江縣志稿

卷之八

名臣

十四

至正中用大臣言以翰林院國史編修召以親老辭不行尋詭爲黃冠逃隱小龍門山中讀書自娛踰十餘年明太祖取婺州召見時州已改甯越府命知府

王宗顯開郡學因以濂及葉儀爲五經師

戴良寄詩云海潮還

舊浦河流歸故道嶺雲雖暫出迴風復吹掃遊子與家別來歸何不早路遠隔音形感物坐空老孤鴻失儔侶連翩洲渚湄自知羽翮短不與同奮飛寄言奮飛者當慎子所之烟波無從雲路迴難依雲路多鷹隼烟明年三月以李善長薦與劉基章溢葉琛波有虞機

並徵至應天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尋改起居注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基佐軍中機謀濂亦首用文學受知

恆侍左右備顧問嘗召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畧濂曰尙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論賞賚復曰得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太祖悉稱善乙巳三月乞歸省太祖與太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并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總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太子爲語書意賜札褒答并令太子致書報焉等丁父憂服除召還洪武二年召修元史命充總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

學士明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蹟還朝仍命濂等續修六越月再成賜金帛是月以失朝參降編修四年遷國子司業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安遠縣知縣旋召爲禮部主事明年遷贊善大夫是時帝留意文治徵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濂爲之師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父云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議玉等封爵宿大

本堂討論達旦歷據漢唐故實量其中而奏之甘露
屢降帝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
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皇從子
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誼置之
遠方則善矣車駕祀方邱患心不寧濂從容言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
者良久嘗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舉大學衍義
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頌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
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講畢因曰
漢武溺方技謬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旣敝

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
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歷數
及封疆廣狹旣備陳之復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
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
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
衆自化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
之言帝忻然曰卿可謂善陳矣濂之隨事納忠皆此
類也六年七月遷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贊
善大夫命與詹同裴詔鳳修日歷又與吳伯宗等修
寶訓九月定散官資階給濂中順大夫欲任以政事